

皇朝通志



皇朝通志卷一百五

校讐略一

臣等謹案鄭樵校讐略著論六十九條其總序云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傳故作校讐略其所著論大約以搜求闕逸編次類例爲重事而考核參訂之法不與述焉蓋鄭氏生未際煥文成化之時目不窺金匱石室肆其搜訂僅據一家所見思以綜貫古今故用力勤而研考未及所云校讐特藝文略之凡例云耳我朝文治光華經籍大備

列聖

御纂

欽定之書皆稟睿裁一時操觚載筆之士研精覃思從事稽考皇上聖學高深幾餘念典歲

時無閒凡發爲文章大而義理小而名物放彌卷密鉅細兼該時而辨析字句指抉音義洞見古今覺劉向

揚雄劉攽曾鞏以校中祕書爲能盡職業者於廣大精微之蘊毫無所見始知聖人之理足而識卓也乾隆

初年特命武英殿重刻十三經二十二史御製經序有云訓詁繁則躋駁互見卷帙重則豕亥易訛爰

勅詞臣重加校正其於經文誤字以及傳註箋疏之未協者參互以求其是各爲考證附於卷後史序亦云

辨訛別異是正爲多卷末考證一視諸經之例當時蒐求辨晰咸仰集成布在琅函指歸有定乾隆三十七

年命輯四庫全書備書契以來未有之大觀徵薄海之遺籍錄大典之散編每一書撮舉大端標列簡首名

曰提要逐篇奏御仰承親定告成之日彙爲總目二百卷其中考辨繁贍徵引明確實爲萬古學海津

逮要途臣等纂輯校讐略恭編御製文考定經籍者爲一卷武英殿重刊經史考證爲五卷欽定四

庫全書提要考證爲二卷不臚著作之富惟取校讐之精以別於諸史經籍藝文之志以符鄭氏之例使樵得親

達盛際亦將以一得之愚爲一職之効其慶幸當何如矣

○○御製文考定經籍五篇

○○御製讀周易枯楊生稊辨詁

易大過之九二曰枯楊生稊王弼註云楊之秀也孔穎達謂枯槁之楊更生少壯之稊取象顯而易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從之考夏小正云正月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戴德自釋其文確然可信足與弼註相發明且微獨王孔之說爲然也唐以前諸儒講易者莫不然卽鄭康成書作荑而解爲木更生虞翻詁作稊而解爲楊葉未舒辭雖小異義實不相遠也惟朱子本義以稊爲梯且訓爲根謂榮於下者其說本之程傳而程子則舉劉琨勸進表發繁華於枯荑爲證夫琨信筆爲文無與易理然亦未明言根義而荑之訓又爲草琨所謂枯荑安知非在彼而在此其不足據審矣程朱之意不過以卦體二爻初陰在下遂以爲下生根梯而於五爻老陰在上則以爲上生華秀夫以二之比初爲老夫得女妻五之比六爲老婦得士夫可也若拘上下爻之象以根梯華秀分上下而言則不可朱子又云乎榮於下則生於上旣曰生於上非秀而何矧植物之性其生莫不由根而幹而枝而芽蘖若舍稊秀而專言稊且訓爲根則所云生於上者曷所指乎考之朱震河上易傳曰二變而與初二成艮巽木在土下根也枯楊有根則其稊秀出稊稊出楊之秀也震未嘗不兼言根而引而至於稊則較程朱之說爲該舉矣間嘗綜爻象之辭而覆接之生稊必當以弼註爲正蓋陽雖過而濟以陰故能成生發之功譬枯楊之生稊始孚秀而具生生不已之象猶老夫得女妻之過以相與也故无不利也五爻生華直當作華絮解陸佃埤雅云柳華一名絮是其義矣蓋楊而至於華絮其生意已過自此以往將就衰落故不可久也亦猶老婦得士夫之可醜也則

以象辭釋爻辭其義自合卽以卦體證爻象亦無弗合又何必泥程朱之曲解爲梯乎但梯之爲字雖今時所行大戴禮亦從木然詁解無異義或出刊寫之謬而張參五經文字則列梯於禾部唐國子學石經本漢鴻都之遺最爲近古而木旁之梯則說文廣韻並訓木皆與發榮義無涉亦不可以不正

臣等謹按羣言淆亂衷諸聖生梯之說自鄭康成王弼虞翻孔穎達陸德明各執一解卽程朱大儒亦不能無偏駁也恭讀 御製於卦位上下不泥舊說而一以物性斷之陰陽生生之妙理不解自喻取朱震之贊詞證張參之小學而梯與梯之音義益明經訓昭於星日彼白虎觀諸儒講同異稱制臨決者蓋未之見及也

○○御製麋角解說

壬午爲鹿角記既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於夏不於冬然月令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過冬至陡憶南苑有所謂麇者俗名長尾鹿可爲蠅拂卽麇尾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遺人視之則正值其候有已落地者有尚在剗角或雙或落其一者持其已解者以歸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窮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使不悉麇之解角於冬將謂月令遂誤而不知吾之誤更有甚於月令者矣然則月令遂不誤乎曰月令之誤誤在以麇爲麋而在冬之有解角之獸也蓋鹿之於麇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則有所弗能麋之與麇亦如是而已且說文訓麇有麋屬之言而名苑則又曰鹿大者曰麇羣鹿隨之視尾所轉而往夫鹿也麇也麇也迥然不同亦不相共羣而處實今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悉其孰爲鹿孰爲麋孰爲麇則月令不云夏至麋角解冬至鹿角解爲幸矣而又何怪乎其誤麇爲麋也耶旣釋此疑因爲說以識之月令古書不必易靈臺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焉

臣等謹按麋與鹿皆解角於夏麋角解於冬乃物性之本然亦天地之自然也 皇上以至誠之德盡物性以

參天地得善讀之間驗親見之徵格物致知曲成不遺之
誤而仍存其文更足見尊經好古之

睿懷云

○○御製讀禮記文王世子篇

文王世子記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引仲尼曰聞之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鄭康成訓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後之說經者多傳會之孔疏則以爲周公之益君於身優饒於德廣大而黃敏求陳祥道方慤則或以爲周公委曲其身以正其君或以爲迂身非直躬或以周公抗世子法爲致曲是皆不衷於理夫周公攝政時成王已爲君不可撻故撻伯禽以警成王其理甚正而其道甚直初非有迂曲遷就之私孔穎達疏申引廣大之釋委曲煩言以致經義反晦偶因檢永樂大典得陳懋賞集說云況于止其身以善其君乎此大人正己而物正之事語較直截老子詮爲於義固當矣而身字解尙未能親切因考古篆身作身子作𡇗二字相似疑或當時傳寫之謬若作於其子以善其君則與周公所行適合而於理於文皆無弗合康成蓋未思及子字之誤爲身字遂強附訓釋後儒益從而爲之詞使孔子之言周公之事皆不得其正夫强解以誤後學不可乃因強解而誣孔子並以誣周公則尤不可是不容以不辨但經文沿誦日久無改正之理姑記余所見以俟後之考古者

臣等謹按唐開元易尚書古文從今文而改洪範無陂爲無頗是以後人之韻改古人之文也宋儒謂論語學易章五十當作卒辨者以篆文卒字與五十字迥不相伴是以後人之字改古人之文也我 皇上考二戴之傳述揭六書之淵微於身子二字篆文相近致誤之處特爲 指明誠爲探萬古文字之源而理正詞安鄭孔以

下諸儒之傳會遷就支離謬轢俱無所事矣

○○御製三韓訂謬

嘗讀後漢書三韓傳稱辰韓人兒生欲令頭扁皆押之以石訝其說之悖於理而肆爲詭誕以惑世也夫以石押頭壯夫且不能堪而以施之初墮地之小兒實非人情所宜有間考三韓建國本末諸史率多牴牾以方位準之蓋在今奉天東北吉林一帶壤接朝鮮與我國朝始基之地相近國朝舊俗兒生數日卽置臥具令兒仰寢其中久而腦骨自平頭形似扁斯乃習而自然無足爲異辰韓或亦類是耳范蔚宗不得其故從而曲爲之解甚矣其實也且如漢人生兒常令側臥久而左右角平頭形似狹蒙古人生兒以韋帶束之木版植立於地長則股形微箕此亦皆習而自然無足爲異藉如蔚宗所言豈漢人蒙古亦皆以石押之令其頭狹而股箕乎若夫三韓命史第列馬韓辰韓弁韓亦曰不詳所以稱韓之義而陳壽魏志直云韓地韓王魚豢魏略且以爲朝鮮王準冒姓韓氏其爲傳會尤甚蓋國語及蒙古皆謂君長爲汗韓與汗音相混史載三韓各數十國意當時必有三汗分統之史家既不知汗之爲君而庸鄙者至譌韓爲族姓何異扣槃捫籥以喻日哉且中外語言不通不能強爲詮解者勢也今夫天昭昭在上人皆仰之然漢語謂之天國語謂之阿卜喀蒙古語謂之騰格里西番語謂之那木喀回語謂之阿思滿以彼語此各不相曉而人之所以敬與天之所以感則無弗同者必一一以漢字牽附臆度之能乎不能夫韓與汗音似義殊謬而失之誣猶可也至於以石押頭之謬實悖於理斯不可也然則余之三韓訂謬之作烏容已乎哉

臣等謹案史家之失穿鑿爲甚蓋由見理不明而設詞多誕也三韓之名出於當時之自稱而不習其語者遂以

爲韓地韓王甚且以爲韓姓因罔知汗之當作何字且汗之當解何義也字義不明無惑乎它說之悉悖於理矣
有御製訂謬之作而三汗之字之義乃昭然足以破千古之訛矣此其弊至遼金元三史而益棼人地官名俱無正音

皇上特勅改正三史國語解

頒之學官以正托克托宋濂之舛其詳具見本書云

○○御製道命錄識語

昨命詞臣校勘永樂大典得李心傳道命錄一冊集當時論伊川程子之事以道屬之而以命惜之所見不衷於理曾題詩帙首並序而正其失茲內廷翰林覆校天祿琳瑯舊藏有元板道命錄十卷重以永樂大典本校之則前六卷相同者過半其刊本有而寫本無者計二十八條第七卷以下則寫本皆不錄疑其爲未全之書及細檢之又有寫本所錄而刊本無者凡八條似大典別有所據考李心傳原序專以伊川爲言而刊本則兼及朱子並附濂洛關閩事復考程秀榮序云李秀嚴道命錄五卷梓在江州燬於兵榮秀嘗得而讀之疑爲初稿欲刪定而未成茲因原本略加釐次十卷如左云云今大典寫本止載伊川事與心傳序合或寫本乃鈔江州初梓之本而龜山書院所鐫十卷兼及朱子諸人乃榮秀增定之本耳因識原詩後以俟考其元板書前篇已有甲子題語茲不復錄

臣等謹案永樂大典在當時以爲搜采極博矣而所載道命錄尙爲不完之本證以天錄琳瑯之元刻益信我朝祕府儲藏之富前古無倫也皇上題詩附識於兩本多寡完缺之故校勘必審辨析必誠典學精勤有佔畢下士所未能萬一者蓋皇上於四庫全書呈進時每親加乙覽聖心所會發爲天章凡數百餘首美富奧博莫測津涯咸在御製詩集中茲以本書之例不俱載云

皇朝通志卷一百六

校讐略二

○武英殿校刊十三經註疏考證

易經至禮記共一百六十七條

易經周易經傳原目韓康伯註音義王輔嗣止註大經句監本大譌六失儒以上下經二篇爲大經據毛居正六經正誤改 乾卦象註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郭京謂健也者健字應作乾疏云天是定體之名乾是用體之稱體卽形也足明用形是乾健字以音近而譌 坤卦初六履霜望冰陰始凝也郭京曰陰始凝也上誤增堅冰二字履霜與堅冰時候頗異不合相連結義按魏志許芸引易傳亦作初六履霜無堅冰二字 屯卦君子以經綸疏綸謂繩綸句監本繩譌綱又綸謂緯也句緯亦譌綱並據李鼎祚集解改 蒙卦六四困蒙吝疏此釋六四爻辭也按疏例從無於本節之下自言此釋某文者此七字疑衍 需卦卦辭疏此需卦繇辭也監本繇譌係據毛氏本改此六字疑亦衍文他卦無此例 九二註履健居中中譌實據毛氏本改 訟卦象註不閉其源使訟不至郭京謂使訟不至不字當作得若閉其訟源訟則不至不閉訟源則訟得至不至與不閉義弗合訟卦象註物有其分監本分字下衍起契之過四字據毛氏本刪 師卦六四疏漢書韓信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山澤按此非韓信語云字上當有傳字 履卦六三眇能視註志存於王頑之甚也按毛居正六經正誤志存於五作王字誤正義曰以六三之微欲行九五之事註志存於五也建安余氏本亦作五 大有象疏六五應九二九二在乾體故云應乎天也監本作六五應九二亦與五爲體誤據毛氏本改 大有象註遏惡揚善成物之美順夫天德休物之命四句監本作遏惡揚善成物之性順天休命順物之命按順夫天德解順天二字

休物之命解休命二字於文義爲合據毛氏本改 觀卦六三象註處進退之時三句監本以王註作孔疏誤

坎卦彖註習乎重險也監本謬作習重乎險也據毛氏本改 咸卦九三疏文監本謬脫據毛氏本補 萃卦六

三註四亦失位不正不正相聚相聚不正患所生也郭京謂古本無相聚不正四字 艮卦九二艮其限註止加

其身中體而分郭京云身當作限六四艮其身註云中上稱身九三施止於分體故謂之限則身字當爲限字之謬 漸卦彖辭漸之進也註之於進也舊說疑之字爲衍按卦名以進爲義者三晉也升也漸也而漸獨以漸進爲義故言漸之進以別於晉之進升之進也郭雍云傳言漸之進如女之歸則吉以女歸有漸也與王註意合

既濟卦彖辭既濟亨小者亨也郭京謂亨字下脫小字按亨小之義陸氏銓之說極當故折中從之 繫辭俯以

察於地理疏彖謂卦下之辭總說乎一卦之象也監本脫卦下之辭總五字今校補 聖人之情見乎辭註文監

本謬脫今校補 能研諸侯之慮註諸侯物主有爲者也按註說未免附會牽強當從朱子本義以侯之二字作

衍文 序卦故受之以履吳澄纂言云此下宜有履者禮也四字今韓註有之而王弼略例引此四字當是後人

誤以正文爲註耳 物不可以終動動必止之今本無動必二字據監本補 雜卦原目下監本有註雜卦者雜

繇家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二十二字古註本無蓋因疏文而妄添之也今從刪

書經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傳王者正天文之器句監本王訛玉據毛氏本改又孔疏內太史丞錢樂鑄銅

作渾天儀陳氏師凱云錢樂本名樂之孔疏脫之字 肆類於上帝音義王註云上帝天也馬云上帝太乙神在

紫微宮天之最尊者監本誤以此二十四字爲孔傳今校改 臯陶謨能哲而惠疏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

也按馬融說史記註引之作鄭康成語 禹貢恆衛旣從疏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按地理志原文入

滹沱之上當有東字言衛水出靈壽縣之東北其下流則入滹沱也疏脫一東字 雷夏既澤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按城陽當作成陽各本俱誤此成陽屬濟陰堯塚所在與城陽國近東海者不同 浮于濟漂達于河疏漂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疏引地理志當云東北至千乘入海至字上脫東北二字又按樂安二字亦非原文千乘縣前漢爲千乘郡治後漢和帝時始改郡名樂安也 岷嶓旣藝疏地理志蜀郡有湔道按湔字下脫氏字漢湔氏道今四川松潘衛是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傳云有此四國疏云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顓師古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也傳疏並作四國誤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疏引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灘澤縣西按漢志原文作西南此脫南字 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傳各有軍事監本事誤土據疏校改 周征序傳羲氏和氏二段監本誤刊此傳於後標目下今校改 惟仲康肇位四海疏羿滅夏后相句按羿當作浞滅相者浞非羿也各本俱誤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疏桀奔南巢一段監本誤列於後奉若天命註下又柏曰周當作君金氏履祥謂古文君字與周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亦云作君 牧誓序疏監本誤列於後標目之下今校改 洪範無有作好傳言無有亂爲私好惡句監本爲謊無今校改 四曰攸好德疏好惡者不知惡之爲惡謂惡是善二句監本脫謂惡二字今校補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疏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句按召誥云越三日庚戌自戊申至庚戌爲三日也此作七日誤各本並同或疑召誥疏言庚戌是七日然此文不應爾王曰嗚呼小子封疏所以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二句監本脫所以可畏四字今校補 洛誥序使來告卜傳疏監本誤列於後標目之下今校改 多士序殷遺多士皆非在官監本作皆非民事誤據毛氏本校改 君奭有

若散宜生句下監本脫音義一百十八字據毛氏本補多方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疏作天下民主句下監本脫湯既爲民主五字今校補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傳監謂成周之三監按此指洛邑之治殷民者非謂武庚時事也卽孔疏並不解三監字義則知三字爲衍文康王之誥賓稱奉圭兼幣疏圭是致馬之物致馬舊本作文馬據觀禮賈疏皆以幣帛致之當作致馬爲是據監本改又引觀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按觀禮作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則馬卓上當有匹字君牙序疏穆王命其臣一段監本誤列於經文涉於春冰之下今校改文侯之命序疏監本誤列於後標目之下今校改

詩經國風卷耳篇我姑酌彼兕觥箋飲酒禮自立司正之後句禮字上各本並脫飲酒二字按立司正見鄉飲酒禮據蜀本石經補桃夭篇序箋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諸本並脫一無字據禮記曾子問補采蘋篇于以采藻箋莘之以蘋藻句監本作芼用蘋藻按昏義文本作莘之以蘋藻據石經校改標梅篇序疏然則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句監本脫二十以至四字據毛氏本補終風篇惠然肯來箋惠順也監本脫此三字據石經補雄雉篇百爾君子箋君或有所留或有所遺一句監本脫或有所遺四字據石經補采葛篇彼采蕭兮疏釋草云蕭荻也按荻字當作萩說文云萩蕭也襄公十八年左傳秦周伐雍門之萩是也爾雅釋草誤作荻故疏仍其謬權輿篇于嗟乎不承權輿句爾雅引此文作胡不承權輿大雅大明篇篤生武王箋則我皇妣太姜之姪句監本妣謫姒據國語校改周頌清廟篇序箋成洛邑居攝五年時李氏樗謂周公成洛在七年非五年此本孔氏傳據洛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說也九峯蔡氏辨之謂周公留後洛邑七年而薨者極是箋云五年者據伏生書傳及明堂位之文書傳當爲可據仍從箋說作五年爲長般篇允猶翕河疏齊桓公一者不

知所出何書接春秋保乾圖云移河 在齊呂填闕入流以自廣當是本此

周禮天官以爲民極句註庶民於之取中句下監本有按尚書洪範云皇建其有極十一字蓋因上文誤衍今從刪太宰以九職任萬民疏晉衛之男女皆是句下云故引晉惠以釋之也則晉衛當作晉惠 大朝觀會同疏但春夏受享秋冬一受之於廟接上文云諸侯會同皆依四時常朝春夏受賛於朝受享饗者於廟秋冬一受之於朝此止云春夏受享應有闕文 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觀會同賓客之戒具疏監本錯簡在下節今校改 獸人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疏監本錯簡在下節今校改 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疏本草木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監本脫本草木之四字又脫量字據漢書補 凌人掌冰疏火中而寒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監本謬此其極也二句於註下今校改 醴人註疏監本分經文爲二段而註疏則於上段內連續不分今合經文爲一節而移註疏於下方 太府凡邦國之貢疏註釋曰一段監本混入下節今校改 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疏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句以服屨之倫次之則仍有下當有爵弁纁屨四字 地官司徒以士會之法疏腥膾瘠也監本謬脉今據爾雅校改 日至之景疏註是時周公居攝五年句監本謬在上文惟三月丙午朏之下經註錯雜今校改 以荒政十有一聚萬民疏司樂凶荒別文句監本樂謬農周官無司農而所引大司樂文今校改 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疏各本並錯在下節今校改 鄉大夫正歲令羣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按各本所治下俱有之國二字蓋由石經誤衍一之字後人遂割下節國大詢于眾庶之國字以從之今見石經之國二字則缺監本直去此二字而下節之首未增國字但作大詢于眾庶蓋誤調人鳥獸亦如之疏監本於賞其價直句下有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十二字乃誤衍下節註文今從刪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疏剗圭以和難句按典瑞作剗圭以除慝當係賈氏誤引穀圭之文 春官大宗
伯以賓射之禮疏王制有王大子是爲世子時共在學者也按大字下應有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十五字文義方合此有脫落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註文始舜之韶舞名監本脫文始二字據漢書注補
樂師凡國之小事疏若大次二者之樂則天地及宗廟大司樂令之也監本誤則天地及宗廟六字於元冕所祭
之下今校改 大胥掌學士之版疏以宗廟言之謂重釀之酒祭宗廟而用之監本誤以宗廟言之五字於相飲
之法下今校改 大史正歲年以叙事疏正月一日得雨水中監本雨水謬啟蟄按韻人注云啟蟄孟春之中也
古法以啟蟄爲正月中氣而此疏上文則已云正月立春節兩水中不應互異 夏官司士孤卿特揖疏王揖之
皆逡遁者約鄉黨而知按鄉黨無此文考大射禮公降一等揖賓賓辟注云逡遁不敢當盛則鄉黨當是大射之
謬 秋官萍氏下士二人音義監本脫郭注云甲蟲大如虎豆綠色十一字據陸德明經典釋文補 掌客賓客
有喪惟芻稍之受注不受饗食饗食加也按此注二句并疏中不受饗食起至不受饗食共五十四字俱屬下節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注此係錯簡 冬官輪人望其輶疏鄭司農云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此蓋有文今檢未
得按此出上林賦賈氏偶忘之耳 匠人爲溝洫疏古者人耕皆畎上種穀按晦高畎低晦以種穀畎以通水此
畎字當作晦賈氏弗檢偶謬耳

儀禮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疏證此元冠期服而筮者是諸侯之士監本冠作冕按士服至爵弁而止無冕也今
校改 篁人執筭疏引少牢大夫禮文亦云三人占二句按少牢禮無此文朱子蓋嘗疑之 簿者盥於洗西升
疏贊者盥於洗西無正文按經文明言之乃云無正文何也蓋誤 冠者升筵坐疏聘禮注云糟醴不卒故也盥

本卒作啐按卒謂不卒爵也經言啐醴則非不啐明矣 再醮兩豆疏云蠶蠧醯者蚶蠃蠶蠧監本脫蚶蠃蠧蠧
四字據爾雅補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按朱子云此下三節於冠義無當疑錯簡也疏義亦非是 士昏禮主
人迎賓於廟門外疏引有司徹注云拂者外拂之也按今有司徹注無此文 主人爵弁疏天子諸侯爲尊則尊
矣不須攝盛監本作尊則衰矣按諸侯惟上公得服衰侯伯以下不得也賈氏常有尊則尊矣之語今從之 凡
行事必用昏昕注婿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按此十四字不類康成語又東漢未有反切之法且此節
記無婿字康成何緣以注蓋後人攬入者耳 對曰某之子憲愚疏賓告之辭句下監本有下經致命四字按此
四字無著蓋以上有下經致命之文而誤 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注姆教人者經文及注共十九
字監本脫落據石經及楊復儀禮圖本補 士相見禮攢者對曰注還贊者請使受之句下監本有今按某也蓋
主人之名九字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中語不應攬入注疏今從刪 鄉飲酒禮坐祭遂飲卒禪疏主人辭賓降
賓辭監本脫賓辭二字據通解補 坐祭坐飲不拜既爵疏衆賓之長也五字監本錯在故上賓介之上今校改
尊者降席東南面句監本脫一席字據石經補 鄉射禮賓卒洗揖讓如初升疏釋曰言如初則亦一揖一
讓也十二字監本謬列於下節之下今校改 皆當其物句疏釋曰皆左足履物者以下二十七字監本謬列於
下節之下今校改 執禪者受禪注執禪以下共十二字又疏內此經曰執禪者以下共三十字監本謬列於卒
受者以虛禪降奠於篚節下按此數句於彼經無當今校改 士鹿中翻旌以獲及注謂小國之州長也以下二
十九字監本皆脫其經文石經及敖繼公本並有之注則依朱子通解及楊復儀禮圖本補 燕禮設洗篚於阼
階東南當東霤按敖繼公謂諸篇設洗無連言篚者下別云篚在洗西則不可以東霤爲節此係衍文 享於門

外東方句上接石經及楊復本教繼公本俱有其牲狗也四字此蓋有脫文 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
疏則鄉射記長與距隨是也鄉射記長四字監本作上文橫三字按上文既無其文而橫字與下三字亦不屬今
據鄉射記校改蓋謂長其縱距隨其橫也 若與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句按教繼公云比耦時大夫有與士爲
耦者諸公卿無與士爲耦者諸公卿三字誤 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句下監本有小注云今文歸作饋
下及記同九字按此非鄭注又非釋文唯通解有此今從刪 宗人授次句朱子云周禮幕人掌朝會共帷幕掌
次掌張幕此作宗人誤 公食大夫禮公降一等疏解經辭曰一段監本誤列於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之下今校
改 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監本析經文爲二節以疏誤作注列於先者反之句下今依朱子通解訂正而
合經文爲一節 妻服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句顧炎武謂此節經文疏以爲傳中引傳而誤連之當別爲一節今
從之而疏則仍其舊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疏女子子爲祖父母傳不言不敢降其祖監本於爲祖父下
重衍傳亦不敢言降其祖父九字今從刪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疏此鄭疊傳文句監本於此字下有謂祖
禰但不得祖禰先君也此謂十四字蓋緣上文而誤衍今從刪 夫之諸祖父母報疏夫之斯爲小功者妻服之
降一等句下監本誤複上節疏文據續通解刪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疏釋曰妻從夫服其族親一段監
本誤列下節經文之下今校改 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注今文銘皆爲名未爲施也監本脫皆爲名未四字據
續通解校補 旣夕記有彌節焉亦張可也監本張可謫可張據石經校改 士虞禮哀薦祔事注今文曰合事
句監本合作古按祔之爲言合也作合字文義方協合與古以形近而謫 哭止告事畢賓出此七字監本全脫
據石經補 特牲饋食禮衆賓答再拜句教繼公云衆賓答一拜作再拜誤按鄉飲鄉射禮主人三拜衆賓衆賓

皆答一拜 祝命授祭注監本脫今文改接皆爲綏古文此皆爲授祭也十五字士虞禮尸取奠節疏引此注有之今據補 舉禪者祭卒解拜長皆答拜監本脫此十一字據石經補 少牢饋食禮以授尸坐取肇興監本脫此七字據石經本補 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疏釋曰自此盡廟門以下數句監本誤列在下文祝先尸從節之下今校改 有司徹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監本於此下重衍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十四字石經及舊本無之今從刪 兄弟之後生者疏兄弟之後生者以下數句監本誤列於上文二人洗解疏末今校改 乃據於魚腊俎注今文據爲揅句今文二字續通解作古文

禮記曲禮 君下齊牛式宗廟疏引穀梁傳云曹公子首僂同時聘齊按曹公子首僂句上脫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跋十四字孔疏引書斷無割裂至此當係刊本脫誤 治牲曰盟疏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按此係左傳說之辭非傳文也左氏下當有說字 檀弓夫子制於中都疏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按大宰職云設其參傳其伍注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此當作大宰職注刊本誤脫注字耳 小斂之奠以下按此自爲一章舊本誤接仲梁子下 讀賄以下此亦自爲一章刊本接孟獻子章而誤錄其疏於下賓客至無所館此亦自爲一章刊本因無疏誤接上章耳 陳乾昔寢疾疏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 王制至於南嶽疏自魏武帝以來始從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按徙衡祀於霍自漢武帝始此作魏武帝誤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此下自爲一節舊本誤列於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下而以上節疏附篇末今校改 月令以太牢祠于高媒注城簡吞之而生契按簡字下當有狄字 其祀行注行在廟內外之西爲輒壞厚二寸廣五尺按壞當作壇屬上句讀周禮大駟賈疏引此句作爲

輒壇是也壇壞以形近而謫 曾子問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也疏舊本誤與下章宗子雖七十經文相連而疏一段誤脫在下章之末今校改 又何反於初疏舊本誤在下章今校改 成婦之義也注疏舊本註誤與經文下二章接連疏尤附麗失次今並校改 諸侯旅見天子以下舊本自此至當祭而日食太廟火章孔子答記未全卽截爲十八卷其十九卷首簡卽係前章答語之半文義割裂今斷自此章以下爲十九卷 祝畢獻而已注疏舊本注與下章經文相接而疏亦脫誤今校改 郊特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疏引尚書無逸篇大社惟松數語按此係尚書逸篇見後漢志注無字衍文 天子適四方先柴二句舊本與前文祭則受福句相接而前疏誤刊此節之下今校改 玉藻侍坐則必退席音義黨鄉之細也句下釋文二十八字監本誤作鄭注今校改 少儀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注下應接疏二段下節執玉執龜筭不趨又自爲一節不相連也 樂記咸池備矣疏熊氏引五行鈞命決云伏犧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績接鈞命決孝經緯也周禮大司樂賈疏亦引此文作孝經緯此作五行誤也又疏引樂緯帝譽曰六英顓頊曰五莖顓頊宜敘帝譽之前文亦倒置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以下此卷分卷未合不應截子夏答魏文侯語強割爲二應從前篇魏文侯問於子夏二節爲此節之首 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疏先師解此凡有三義引聖證論范宣子以下云云按三義卽范宣子及賀陽庾蔚之三說而孔氏斷從庾說者也聖證論是魏時王肅所撰范宣子卽東晉范宣在肅之後何緣得引之觀後文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疏引禮論范宣子申語知聖證論當係禮論之謫 孔子曰伯母叔母注按此節注下無疏舊本誤以上章國禁災及童子哀不儻二節之疏接於注下今移置上章 泄柳之徒爲之也疏按此疏誤在下章注下今校改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疏舊本誤列此疏二段於下章婦人非三